

向眾鄉翁致敬

文/孫俊平（棗陽一中退休教師）

拙文年初有幸登陸臺北棗陽同鄉會的會刊《棗陽文獻》，我不勝榮幸！我特別要謝謝總編殷光智先生的抬愛、不嫌棄，為我設專欄，刊我三篇文章，我感激不盡；我文章居然與百歲老人、功勳人物、著名作家等頭面人物之文同刊，令我倍感自豪！但與這些高人們相比，又覺汗顏無地，自慚形穢！細細拜讀刊中美文，使我認識了令我敬佩、值得我追崇、更值得我學習的眾鄉翁；與這些高齡高壽、德高望重的鄉翁們相比，又使我自覺還年輕。

我不知不覺地過了八十歲，“老了”二字就在心中駐下了，什麼耄耋、暮年、夕陽、老朽等等字眼就在語言行文中頻頻出現，還在人面前充老：八十多了、八〇後、八十有餘；走路也謹小慎微了起來，乃至走在外面有人攙扶我還欣然接受；而且還網購買回了拐杖準備隨時用起來！當我拜讀了《棗陽文獻》上數篇佳文後，似乎感覺有人在背後喊：你老了嗎？不就是視力差嗎，耳朵背嗎，行動還沒達到老態龍鍾的地步，每日尚能輕鬆萬步，充的哪門子老啊？當我領會到文獻中那些輕鬆謙稱自己“癡長百歲”的百歲翁或近百歲的老人們仍在秉筆行文洋洋灑灑地、還在談笑風生侃侃而談地品賞人生時，我更感慚愧：我充哪門子老啊，在他們面前我只能稱晚生啊！當然，也有許多我的同齡人已早早的去找閻羅殿報到了。沒辦法，人生就是這樣，過於優渥的生活或許折了人壽，歷經磨難也許還是長壽的靈丹妙藥呢！人之壽雖不可自控，但人需自愛方能長壽應該是一條硬道理。

這些書中的作者及書中所悼念的幾位九十近百的人，都是為社會為人類作出巨大貢獻的人，同時又是旅台的襄陽家鄉人，他們的過去、作為、遭遇都與我的上輩人相同相似，也都是歷經磨難的人，所以，我這裡就稱他們為“鄉翁”吧——“鄉”者，鄉親、鄉音、鄉愁；“翁”者，高壽者、百歲翁、父祖輩、德高望重者。——尊稱也。最值得我敬佩的鄉翁是自謙“癡長百歲”的李發強，年過百歲仍在刊中載有洋洋數篇。那文章的字裡行間充滿著鄉情鄉戀鄉愁，臺灣是家，大陸是鄉，相依相連；那文字的橋樑架設在海峽兩岸，鄉翁們，壽星們健步在橋上自由往返；那跳動的字元就是鄉翁的身影身姿，活潑矯健，一點也讀不出行動維艱、步履蹣跚；那流暢的語言，似小河流水的叮咚音樂彈奏出源頭青春曲，哪裡也聽不出秋深冬盡的餘音，真是百年從頭來，返老又青春！

在李鄉翁的筆下悼念的幾位近百老人，都是高人，也是鄉親。首先是羅光瑞博士，醫院院長，醫學專家，一生治病救人，為人類作出卓越貢獻。特別是防治 B 型肝炎“推動幼兒注射防治疫苗，連續 18 年試驗，獲得成功，是世界首創”，獲得多項獎項，永載史冊。於 2023 年 4 月逝世，享年 98 歲。

其次是顏嘉德鄉翁。“顏嘉德鄉親是一位年高九十七歲，愛國愛鄉，曾長期擔任湖北襄陽旅台同鄉會的秘書，因熱心服務，人見人愛，被別號‘班長’，深受兩岸各界鄉親的喜愛”。“‘襄陽人’期刊負責人劉正文鄉親特將其遺照刊於近期‘襄陽人’封面，是‘襄陽人’期刊於封面刊出旅台鄉親的第 2 位，筆者是第 1 人，此舉對兩岸和諧深具意義。”李發強鄉翁寫到。顏鄉翁出生于襄陽吳家店顏家崗，系當地望族。其著有口述歷史《老兵生命史》，他的突然去世也令人惋惜。

此外，李鄉翁還以“百歲老人李發強”署名撰文《敬悼一代偉人星雲大師》，文中寫到“大師一生，弘揚佛教，建設佛光開山 56 年，于全球建立寺院 300 餘座，在台、美、澳、菲等地，創建幼兒園、中小學及美國西來、臺灣南華、佛光及澳洲南天及菲律賓賓光照等五所大學，其最為遺憾的是計畫在大陸北京、上海、南京、武漢等地，創建一所一流大學，以培養中國之一流人才，已籌合資于湖北黃石創校，是其開端，竟因誤解，功敗垂成。

大師一生著作集成 395 本，逾四千萬字，出版發行，榮獲世界 17 所大學榮譽博士學位。不失為一位當代偉人。

我想如果一九九二年在黃石市辦弘道大學之事都已經籌備到萬事具備的地步，最終功敗垂成實在遺憾。假若當時定在襄陽棗陽興許就辦成了，作為創校董事之一的李鄉翁與胡久明老領導同是棗陽同鄉。且胡久明主席也是一位熱衷於教育的人，曾辦過楚才高中，筆者曾在其校任教，與之還有多張合照。



百歲鄉翁李發強根在棗陽吳家店一個叫竹園的村子，這竹園在古皇村的對面，因光武故居“皇村”名聲在外，“竹園人”對外愛稱自己是“皇村人”。因早年求學離鄉四處奔波到四川，在當時的“一寸山河一寸血，十萬青年十萬軍”的口號下報名參加了青年軍。筆者就有兩位叔叔及一位兄長參加了青年軍。當青年軍正準備開赴抗日前線時，日寇戰敗。兩位叔叔返鄉回家了，兄長卻隨軍去了臺灣，後安家於台中，也幾次回鄉，前幾年去世。而李鄉翁復員上武漢農大，卻因

內戰學潮陰差陽錯地來到孫立人將軍麾下後去了臺灣。在大陸瘋狂破壞傳統文化的年代，臺灣成立了“中華文化復興文化委員會”，鄉翁與其多有接觸，受經國，立夫二公賞識，特以“研究中華文化為志”。後有宏篇巨著、近百萬字的《尋夢人生》面世，且在大陸有簡字版發行。

李發強鄉翁寫到“今年(2023)適逢我癡長百歲，承蒙在台之湖北省市鄉親等為我祝壽，又蒙棗陽名作家詹華如鄉親等賜文頌壽，並苦心安排將我刊于棗陽名刊《棗陽人》為封面人物，不勝感愧！”

筆者還要向姜道章鄉翁致敬，他居然是我的老學長，他寫到“我1946年棗陽縣立初級中學畢業，考取襄陽師範學校”。而筆者是1959年畢業於棗一中的。他發表了一通珍貴資料：“在襄師一到五屆就讀的棗陽同學名單”，其中有我特別熟悉和親切的名字躍然紙上：陳乃琳、侯惠政、楊有用、張培德、孫世文、趙世吉等，這些人除趙世吉因土匪綁票割去耳朵破壞形像後來離開講臺外，其餘都是我啟蒙上小學時的校長、老師，張培德、孫世文、侯惠政先後擔任資山小學校長，楊有用後改名楊有恆是我的班主任。不過我有點不懂的是：其中為何沒有我的父親孫興培？他與他們幾位都是襄師畢業的呀，回鄉即在當時設在觀山寺的國民小學任教，棗陽的原曾順祥常務副縣長是他那時的學生。解放後又擔任資山小學校長、資山區大校長、城關鎮大校長，為什麼名單上沒有他的名字？也許是遺漏了。

這樣算來姜鄉翁也是九十奔百的人了，仍然在鑽研古籍，尋找鄉音，難能可貴，勘稱楷模！他也是我父輩的同齡人，應稱老師。姜老師，晚生這廂有禮了！

還有書中本家孫遠志也亦九十奔百了，圖片上反映出一家人其樂融融。我們資山本家就有六位四代人旅居臺灣各地：孫遠志、孫遠啟、孫天迪(字吉占)及女孫興照、另有孫興明、孫俊德等。這孫家祠堂字輩“甲第長開遠，天興俊傑良，忠正傳世澤，毓啟基隆昌”的“遠天興俊”四代登島人除遠志老人尚健在外，其餘均已作古，但他們均留有後人在台，仍然在牽著兩岸親人的心。

在以上壽者面前我敢充老嗎？不敢。還有，書中還有大作家，我們棗陽的作協主席中國作協會員，也有美詩佳文載於書，在這些高人面前我敢呈能嗎？不敢。

是的，在以上那些壽者、高人、功勳人物面前我不可充老，更不可呈能。八十歲算什麼？它不是終點，只是人生的一個里程碑，後面的路還很長啊；寫一兩篇小文算什麼？在這方面還算小學生，還得更加虛心。

寫到這裡，筆者突然又想起一人，馬老馬識途。今年初還向全國人民拜年送福的超越“茶”壽已過一百一十歲的剛去世的馬老馬壽星，年輕時曾任過棗陽縣委書記；還有上面提到的出生于吳店後任襄陽市政協主席的胡久明也亦近百了。這眾多根于棗陽喝過棗陽水的壽星們，是不是可以說明棗陽的沃土棗陽的水不僅養人還養壽星？！

筆者寫完此文後，突然覺得自己年輕了許多，出門不再佝僂了，而是開始抬頭挺胸了；走路也擺開人的攙扶了，而是昂首闊步了；拐杖也束之高擱了，暫不考慮起用了；話語聲音也宏亮了，不再蚊聲蠅翁了。啊，心態，好的心態能產生好的精神狀態，好的精神狀態是身體健康的靈丹妙藥！你信不？我信！

最後祝願健在的鄉翁越米期茶，也敬悼已故的鄉翁天堂安息。

2024/05 于棗陽恒大四季花城